

学生万有文库

国家教育部新课程标准学生课外推荐读物

# 白马湖之冬

夏丏尊  
著

朱自清：（夏丏尊）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。

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，  
革新语文教育的开路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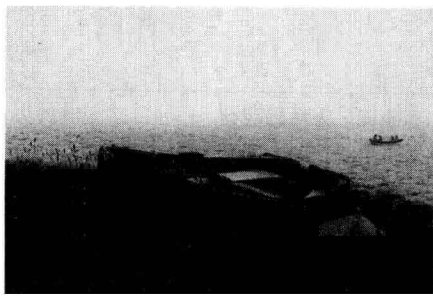
白马湖的冬夜里，松涛如吼、霜月当窗，  
他以宗教的精神，奉献“爱的教育”。



学生万有文库

# 白马湖之冬

夏丏尊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 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马湖之冬 / 夏丐尊著. — 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 
2013.9

(学生万有文库)

ISBN 978-7-5455-0922-9

I. ①白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3752号

BAIMAHU ZHI DONG

夏丐尊 著

—— 阅读·成长 ——

出品人 罗文琦

---

策划组稿 吴 鸿 卢亚兵  
责任编辑 卢亚兵  
封面设计 叶 茂  
电脑制作 跨 克  
责任印制 桑 蓉

---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  
(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 610031)
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  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  
电子邮箱 [tiandicbs@vip.163.com](mailto:tiandicbs@vip.163.com)

---

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版 次 2013年9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3年9月第一次印刷  
成品尺寸 165mm×235mm 1/16  
印 张 15  
字 数 148千  
定 价 28.00元  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0922-9

---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◆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87734639(总编室) 87735359(营销部)  
87734601(市场部) 87734632(综合业务部)  
购书咨询热线: (028)87734632 87738671

## 编者的话

夏丏尊（1886—1946），是我国颇负盛名的文学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和出版家。他早年留学日本，1907年回国后，将毕生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之中。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，革新语文教育；创办学生杂志，参与创建新式学校及杂志社，堪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。

夏丏尊的主要著作有《文章作法》（与刘薰宇合作）、《文心》（与叶圣陶合作）、《平屋杂文》等。他的散文多为随笔、杂感式议论文字，也有写人、记事、绘景、状物的小品文字。

在20世纪20年代，夏丏尊、朱光潜、朱自清、丰子恺等一大批文化名流，齐聚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，教书育人、意兴山水；于湖光山色中谈风雅颂，于闲淡自然中寄真性情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名篇。他们的文学风格相近，他们情趣相投、志同道合，张扬艺术、倡导美育，形成了一个内

涵丰富、特征鲜明的作家群体——白马湖作家群（又称“白马湖派”），成就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。而夏丏尊，可以说是白马湖作家群的精神领袖。白马湖派，即得名于夏丏尊的散文名篇《白马湖之冬》。曾经偏远凄清的白马湖，也因夏丏尊的这篇文章闻名遐迩。

《白马湖之冬》发表于1933年《中学生》杂志第40期，后收录于散文集《平屋杂文》。杨牧曾经评价此文说：“清澈透明，朴实无华，不做作矫揉，也不讳言伤感。”夏丏尊的散文以白描为主，有时朴实到了毫无技巧可言，但论行文的流畅与语言的自然隽永、描绘的准确生动，却是非常出色的。叶圣陶在《〈夏丏尊文集〉序》中说：“他是个非常真诚的人，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，剖析自己尤其深刻，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，所以读他的作品就像听一位密友倾吐他的肺腑之言。”北大教授商金林也说，夏丏尊的文章“篇篇可爱，感情深沉，诗意浓郁”。

本书以《白马湖之冬》为名，将《平屋杂文》以及散落在报刊上的文章汇集起来，分为四辑：第一辑是类似于小说的散文，也就是作者在《〈平屋杂文〉自序》中说“小说”和“不像小说”的“小说”；第二辑是自叙色彩很浓的散文，读者可体会到具体可感的作者其人；第三辑是序跋及文化杂谈，可见作者的文化视野及深度；第四辑主要是纪念故友的文章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怯弱者	3
长 闲	14
猫	21
命相家	30
钢铁假山	35
整理好了的箱子	38
流 弹	41
两个家	54
灶君与财神	58
良乡栗子	63
一个追忆	66
送殡的归途	69

## 第二辑

白马湖之冬	73
-------	----

春的欢悦与感伤	75
黄包车礼赞	77
做了父亲	81
我的中学时代	85
光复杂忆	89
我之于书	91
紧张气氛的回忆	93
中年人的寂寞	96
试 炼	99
早老者的忏悔	102
寄 意	106
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	108
一个夏天的故事	112
近事杂感	114
彻 底	117
致文学青年	119
“自学”和“自己教育”	122
教育的背景	129

### 第三辑

- |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
| 《平屋杂文》自序 | 137  |
| 《子恺漫画》序  | 139  |
| 《文章作法》序  | 143  |
| 《爱的教育》序  | 145  |
| 闻歌有感     | 148  |
| 谈 吃      | 155  |
| 幽默的叫卖声   | 160  |
| 文学的力量    | 163  |
| 一种默契     | 168  |
| 学斋随想录    | 170  |
| 中国的实用主义  | 172  |
| 读书与冥想    | 178  |
| 文艺随笔     | 184. |

### 第四辑

-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鲁迅翁杂忆    | 191 |
|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| 195 |
| 弘一法师之出家  | 198 |



弘一大师的遗书	205
怀晚晴老人	209
白采	212
对了米莱的《晚钟》	215
阮玲玉的死	223
读诗偶感	227

# 第一辑



## 怯弱者

阴历七月中旬，暑假快将过完，他因在家乡住厌了，就利用了所剩无几的闲暇，来到上海。照例耽搁在他四弟行里。

“老五昨天又来过了，向我要钱，我给了他十五块钱。据说前一会浦东纱厂为了五卅事件，久不上工，他在领总工会的维持费呢。唉，可怜！”兄弟晤面了没有多少时候，老四就报告幼弟老五的近况给他听。

“哦！”他淡然地说。

“你总只是说‘哦’，我真受累极了。钱还是小事，看了他那样儿，真是不忍。鸦片恐还在吃吧，你看，靠了苏州人做女工，哪里养得活他。”

“但是有什么法子罗！”他仍淡然。

自从老五在杭州讨了所谓苏州人，把典铺的生意失去了以

后，虽同住在杭州，他对于老五就一反了从前劝勉慰藉的态度，渐渐地敬而远之起来。老五常到他家里来，诉说失业后的贫困和妻妾间的风波，他除了于手头有钱时接济些以外，一概不甚过问。老五有时说家里有菜，来招他吃饭，他也托故谢绝。他当时所最怕的，是和那所谓苏州人的女人见面。

“见了怎样称呼呢？她原是拱宸桥货，也许会老了脸皮叫我三哥吧，我叫她什么？不尴不尬的！”这是他心里所老抱着的顾虑。

有一天，他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妻说：“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过来了，说来见见我们的。才回去哩。”

他想，幸而迟了些回来，否则糟了。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：“是什么样一个人？漂亮吗？”

“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。瘦长的身材，脸色黄黄的，穿的也不十分讲究。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已有许多在典铺里了。五弟也憔悴得可怜，和在当铺里时比起来，竟似两个人。何苦啊，真是前世事！”

老五的状况，愈弄愈坏。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，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。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。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，老五曾为过年不去，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，以后就无来往，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，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，亏空了许

多钱，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。有时到上海，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，卧在床上不能行动。后来又听到苏州人人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，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。

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，他的回答，只是一个“哦”字。实际，在他，除了回答说“哦”以外，什么都不能说了。

“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，既到了上海，就去望他一次吧。”有时他也曾这样想。可是同时又想道，“去也没用，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，鸦片仍在吸，住在贫民窟里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。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……横竖是无法救了的，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，他所要的是钱，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……”

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，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，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。

## 二

到上海的第二天，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，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。“老三，说老五染了时疫，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过了好几十次，指上的螺也已瘪了。这是老五的邻居，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。”他才除了草帽，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。

“哦，”他一壁回答，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。

“那么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就派人来。”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。

立时，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度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。“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。”张先生说。

“这时候正危险，一不小心……”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。

老四一进到里间，就神情凄楚地：“说是昨天到上海来，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。——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——因肚子饿了，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，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。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。照来说的情形，性命恐怕难保的了。事已如此，非有人去不可。我也未曾去过，有地址在此，总可问得到的。你也同去吧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

“你怕传染吗？自己的兄弟呢。”老四瞪了目说。

“传染倒不怕，我在家里的時候，已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的。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。我看最要紧的，还是派个人去，把他送入病院吧。”

“但是，总非得有人去不可。你不去，只好我一个人去。——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，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，他是能干的，有要紧的时候，可以帮帮。”老四一边说一边急摇电话。

果然，他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，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衫同去了。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。行中伙友都向

他凝视，那许多惊讶的眼光，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。

他也自觉有些不近人情起来，自恨自己怯弱，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，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。身子虽在沙发上，心已似飞到浦东，一味作着悲哀的想象：“老五此刻想泻得乏力了，眼睛大约已凹进了，据说霍乱症一泻肉就瘦落的。——不，或者已气绝了。……”

他用了努力把这种想象压住，同时却又因了联想，纷然地回忆起许多往事来：记到儿时兄弟在老屋檐前怎样玩耍，母亲在日怎样爱恋老五，老五幼时怎样吃着嘴讲话讨人欢喜，结婚后怎样不平，怎样开始放荡，自己当时怎样劝导，第一次发梅毒时，自己怎样得知了跑到拱宸桥去望他，怎样想法替他担任筹偿旧债。又记到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，得知家里要杀鸡，就立即逃避，看戏时遇到《翠屏山杀嫂》等戏要当场出彩，预先俯下头去，以及妻每次生产时，不敢走入产房，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。又记到二十五岁那年母亲在自己腕上气绝时自己的难忍，五岁爱儿患了肺炎将断气时虽嘶了声叫“爸爸来，爸爸来”，自己不敢近去抱他，终于让他死在妻怀里的情形。种种的想象与回忆，使他不能安坐在沙发上。他悄然地披上长衣，拿了草帽无目的地向外走去。见了路上的车水马龙，愈觉着寂寥，夕阳红红地射在夏布长衫上，可是在他却时觉有些寒噤。他荡了不少的马路，终于走入一家酒肆，拣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。



电灯早亮了，他还是坐着，约莫到了八点多钟，才懒懒地起身。他怕到了老四行里，得知恶消息，但不得恶消息又不放心。大了胆到了行里，见老四和吉和叔还未回行，又忐忑不安起来：

“这许多时候不回来，怕是老五已死了。也许是生死未定，他们为了救治，所以离不开身的。”这样自己猜忖。老四等从浦东回来已在九点钟以后。

“你好！这样写意地躺在沙发上，我们一直到此刻才算‘眼不见为净’，连夜饭都还未下肚呢！”吉和叔一进来就含笑带怒地说。

他一听了吉和叔的责言，几乎要辩解了说：“我在这里恐比你们更难过些。”可是终于咽住。因为从吉和叔的言语和神情，推测到老五还活着，紧张的心绪也就宽缓了些。

“病得怎样？不要紧吗？”他禁不住一见老四就问。“泻是还在泻，神志尚清，替他请了个医生来打过盐水针，所以一直弄到此刻。据医生说温度已有些减低，救治欠早，约定明晨再来替他诊视一次，但愿今夜不再泻，就不要紧。——我们要回来时，苏州人向着我们哀哭，商量后事，说她曾割过股了，万一老五不好，还要替他守节。却不料妓女中竟有这样的人。——老五自己说恐今夜难过，要我们陪他。但是地方真不像个样子，只是小小的一间楼上，便桶风炉，就在床边，一进房便是臭气。我实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里，只好硬了心肠回来。”

吉和叔说恐受有秽气，吃饭时特叫买高粱酒，一壁饮酒一壁